

[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诗集



女儿颂



1991 · 北京



د. سعاد الصباح

A stylized signature in white ink, written below the name. It consists of a long horizontal line with a small, decorative flourish at the end.

译者的话

本诗集的作者苏阿德·萨巴赫博士是科威特著名的女诗人、社会活动家、学者和作家。她1942年生于科威特，并与谢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结婚，现有二男二女。她曾获得开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硕士的学位，1981年获得英国萨里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婚后又得到了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在书山诗海中广泛涉猎，正如她自己所说：她象海绵吸水一样吸取各种营养，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学素养。

作为女诗人，苏阿德博士具有饱满的激情，渊博的知识，分明的爱憎，丰富的想象，写出了数以百计的优秀诗篇，因而被誉为“诗坛旗手”，在阿拉伯诗歌界具有很大影响。同时，她还设立苏阿德·萨巴赫文学奖和巴勒斯坦文学奖以鼓励阿拉伯的文学创作。一位皇族女诗人能表现

出如此活跃、开放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她从十三岁开始写诗，现已出版的诗集有：《献给你——我的儿子》、《希冀》、《女儿颂》、《玫瑰与枪的对话》和《本来就是女性》等。在这些诗集中，她歌颂祖国的光荣历史、英雄人物，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的爱跳跃在字里行间，她同情劳动妇女，为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而大声疾呼。作为一位痛失爱子的母亲、诗人，她用三角笔饱蘸辛酸泪水谱写出表现深沉母爱的感人诗集《献给你——我的儿子》，令每位读者潸然泪下。作为一位女诗人，她强烈地期待着提高妇女的地位，表现了她的自尊、倔强、热烈、奔放与坦诚的品格与情操，使人感到她好似一团火，温暖、亲切。如果你有幸读读她的诗集《希冀》和《献给你——我的儿子》，你就会与我产生同感。作为一个经历过发现石油前后两种生活的诗人，她对祖国的历史、先辈的业绩、人民的创业精神充满了无限的爱，在她的诗中散发着一一种特殊的芬芳。有人尊她为“一面旗”，有人称她为“一颗星”。她以她的诗向人们揭示了光荣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促进了科威特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

如果说她从十三岁起就用其稚嫩的笔开始在苏阿德诗歌百花园破土耕耘的话，那么，三十五年的辛勤劳动用汗水浇灌的结果便已是姹紫

嫣红，百花齐放了。她的诗歌和她本人一样走过了童年、青年阶段，逐渐成熟了。如果说，她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充满着青春活力，充满激情和罗曼蒂克的浪漫情感，并有几分少女的羞赧，还不能越过社会的高墙坦率地说出她内心所想的话，那么，在她业已成熟的今天，她的诗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有她独到的特点，独特的诗风和自具的品格。在这一阶段中，她不仅做新诗如《女儿颂》、《玫瑰与枪的对话》，而且写了许多散文诗如《本来就是女性》，文字优美，别具风韵。

她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性情豪爽，思想活跃，涉足许多领域，是二十多个国家组织、阿拉伯地区组织、科威特学术团体的成员，如“国际能源经济联合会”、“东南亚穆斯林妇女国际组织执行委员会”、“国际童子军协会执行委员会”、“计划生育国际联合会顾问委员会”、“阿拉伯儿童与发展委员会”、“阿拉伯研究学会”、“阿拉伯社会学会”、“科威特经济学会”、“科威特新闻学会”等；参加过在开罗、阿曼、吉隆坡、内罗毕、伦敦、阿布扎比等地召开的许许多多的国际会议，就石油、经济发展、中东经济、妇女儿童福利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参加过在多哈、开罗、阿曼、伦敦、喀土穆、巴林、阿布扎比、巴格达

等地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当场赋诗，赢得很高荣誉，被人誉为“科威特最出色的女使节”。

她是科威特著名的女学者，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重点研究石油经济、海湾妇女、国际政治等问题，出版了《科威特经济的规划发展与妇女的作用》、《科威特经济概论》、《欧佩克：从前的经验与未来的面貌》、《产油国的经济发展与最近的经济变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石油政策》、《今日世界之经济与政治》、《穆斯林妇女在海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此外还为报刊写了数百篇题材广泛的文章，得到了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的普遍好评。人们说她以个人的努力，成功地 为科威特创造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光环而引起世人注目，她自己也成了海湾妇女的光辉榜样而备受各国文学界，特别是东方文学界的尊崇。苏阿德·萨巴赫博士原打算为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写篇前言，但由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吞并，我们至今尚未收到，实在是件憾事。现在，我们决定用她的新诗作《永生》暂代前言。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特别是中科两国人民和文化界的友好联系与交流，广泛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阿拉伯文学著作，我们几位阿拉伯语工作者分别翻译了女诗人苏阿

德·萨巴赫的近两百首诗歌，荟集成《苏阿德·萨巴赫公主诗集》，作为我们对加强中科两国友好关系和发展中国的东方学研究而做的一点菲薄贡献。我们选择在中科两国建交二十周年（1991年3月22日）和科威特国国庆三十周年（1991年2月25日）之际出版她的诗集，当然也包含着—层庄严的纪念意义在内，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苏阿德·萨巴赫公主诗集》的初衷。我们毫不怀疑，这件工作肯定会加强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联系。

李光斌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目 录

永生(代前言).....	(1)
女性的禁区.....	(6)
女狂人.....	(11)
科威特姑娘.....	(14)
妇女杂咏.....	(20)
海湾娇娘日记摘抄.....	(27)
祈求.....	(32)
致中世纪后的文明进步.....	(36)
怕海的男人.....	(40)
世界和你.....	(45)
协议.....	(47)
咖啡.....	(50)
永久居留.....	(52)
智慧狂.....	(54)
五点品茗.....	(60)
致纳赛尔.....	(63)
海中玫瑰.....	(71)
身是河边枣椰树.....	(78)

永生

(代前言)

象参天的大树，
我们将巍然屹立着永生。
似科威特海的波涛，
我们会汹涌澎湃地永生。

不，
我们的太阳，
你们盗不去。
清晨的不速之客
驾驶着隆隆的坦克飞机；
有谁见过“坦克对话”？！

不，
在我国大地，
你们绝然找不到，
任何星星为你们指路。
你们也绝然找不到，

任何枣椰树把你们忆记。
你们更绝然找不到，
任何姑娘会对你们感激。

或许
你们能打破我们的家门，
或许
你们能恐吓我们的儿童，
或许
你们能摧毁科威特的家园，
一面墙，
又一面墙。

但是，
我们将永远存在：
象大树一样巍然屹立，
象森林一样葱葱郁郁，
象山谷一样绵亘永恒，
象江河一样奔腾不息，
象宇宙一样斗转星移，
象人类的自由一样绵绵无期。

从我们的机体上，
拔出你们的屠刀！

还给我们大海的珍珠贝壳，
滚回你们的老家去吧！
我们是一股反对暴力的狂飚，
不分男女老少。
在科威特的大地上，
你们到哪里，
哪里的沙粒就会变成巨石；
你们到哪里，
哪里的海洋也会变成火狱。

二

啊，
曾经为邻的“邻居”，
曾经吓退数千野牛的“邻居”，
抹去眼睑上的青黛不叫胜利！
你称其为伟大的史诗，
我呼其为自戕的尝试。

啊，
毁掉我家园的邻居，
你曾在我的心中占据了美好一隅。
如今我
惶恐、心碎、压抑，

失望打碎了我的美梦。

啊，

我向你奉献甘泉，
你却给我沙漠。

啊，

我向你奉献彩虹，
你却将我困围。

啊，

我向你奉献出安拉的支持，
你却将我占领、粉碎。

啊，

你将群鸟烧死，
却向羽毛表示歉意。

如果我如疯似狂，
请你不要介意，

因为

你没给他人留下选择的余地。

凌晨踏着我们身躯而过的人啊！

我要问你：

我们犯了什么错？

难道说

我们有哪一天否认过爱的宪章？

我们否认过吗？！
我们与你们同欢乐，
我们与你们共患难，
为何你们一剑刺进我胸膛？
又为何践踏我的家园？
为什么使我平安的祖国尸横遍野，
到处是断壁残垣？

凌晨踏着我们肢体而过的人啊！
呼救何效？
话语何益？
从肉到骨我已被压成齑粉。
啊，
谁还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已被深埋在荒丘野地。
阿拉伯之剑刺入我后心时，
历史已被颠倒。
堂兄弟将我杀死在床上时，
阿拉伯之梦已经云散烟消。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 于伦敦

女性的禁区

人们喋喋不休地说：

女人写作罪莫大焉，

你可不要舞文弄墨。

人们还说：

女人拜倒在字母前是离经叛道，

你可不要去吟诗作歌，

诗歌的墨汁是鸩酒，

你千万不要去饮喝。

啊！

我已在书桌旁喝下许许多多，

但是

我并未死于饮鸩止渴。

啊！

我已写了许许多多，

我在整个星球上放了一把大火，

但是

我从未受到安拉的迁怒，
也未受到先知的斥责。

二

人们喋喋不休地说：
演讲是大丈夫的特权，
你可不要乱发言。
恋爱是男子汉的艺术，
你可不要热恋。
吟诗作赋是深不可测的海洋，
你可要当心，别溺水，
杀身之祸在于不知深浅。

啊！

我已多次弄潮游泳。

啊！

我已深深痴情热恋。
我乘风破浪，
战胜了波涛，
并未遇难。

三

人们说：

我用我的诗打碎了妇德的围墙。
男子才是诗人，
部落中怎能出生女诗英？！
对这一切蠢话，
我都嗤之以鼻。
在星球大战时代，
还有人要活埋妇女！
我耻笑他们。
我扪心自问：
为什么男人唱歌是天经地义？
而巾帼之声就违背道德？

四

为什么？
他们要在田野上，在树林间，
在彤云里，在细雨中，
在牝牛与种羚之间，
造成一道莫须有的高墙？
谁说诗分性别？
谁说散文分性？
谁说思想也要分阴阳？
谁说……
谁说大自然会拒绝黄鹂的啼鸣？

五

人们说：

我打碎了大理石的墓碑，

这是对的。

我杀死了时代的蝙蝠，

这是对的。

我以我的诗拔掉了伪善的毒根，

打碎了轻蔑的时代。

如果他们伤害了我，

那么，世上最美的莫过于受伤的羚羊。

如果他们将我钉上十字架，

我将感谢他们使我得与基督为伍。

人们说：

女性是软弱的，

最娟好的妇女是乐天知命的。

解放是错误的思想，

最美妙的妇女只知三从四德。

人们说：

女作家是怪草，

大地都讨厌她；

而写诗的女人，

只是一名歌妓。

我傲然讥笑
背后对我说短论长。
我反对坦克时代的逻辑，
坦克时代的思想。
我继续歌唱我高贵的价值。
我知道：
隆隆雷声不久长。
我知道：
阵阵旋风终须过，
我知道：
蝙蝠叽叽觅食忙。
我知道：
一切均将成过去，
唯我一人留夕阳。

1986年

女狂人

—

我本是个女狂人，
你们有理智。
我是智慧圈里的逃兵，
你们是哲人。
夏季归你们，
冬季的变化留给我一人。

二

我正在热恋，
如颠似狂，不可名状。
我象千百万妇女一样，
躯体受尽欺凌，
神经紧张。
如果不是你在我双耳内吹气，
我早变成一缕青烟飞上九天。
或象海中离群鱼儿迷失方向。

喂，
将我家钥匙藏在大衣下的人，
喂，
干涉我一切的人，
何时才能解围？

三

啊，亲爱的！
我热恋得脑胀头晕。
以先知们的权力发誓：
请你将我拥抱。
你对我冷如北极的冰山，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赤道一样炎热。

啊，亲爱的！
我反对十诫。^①
我身后的历史是沙与血，

我的性格属于爱情。

① 十诫为宗教术语，相传为安拉在西奈山传授给先知穆萨的宗教信条，共有十项道德法规，如尊敬父母、戒偷，等等，是为十诫。——译者

除了对祖国的爱，
我一无所有。
你胸中自有柠檬树，
其余的完全是虚无！

1984 年



科威特姑娘

—

啊，朋友！
科威特姑娘有一种大海的品德。
请你在下海之前，
先研究研究我的性格。

朋友，
不要被我的娴静迷惑。
在我的面纱下，
可能产生一场龙卷风。
我象湖泊一样清澈。
但由于我的狂风和冲动，
我又是一把火。

—

啊，朋友！
石油时代没能污染我。

不，
我对安拉的信仰决不动摇。
如果你详查我的内心世界，
就会找到乌黑的珍珠，
埋在我心底。

- 啊，朋友！
我全心热恋你。
周围的一切，
都是五颜六色的皂泡和雀巢，
愿你成为我的号角。

三

啊，朋友！
但愿你能理解：
科威特姑娘——
一条澎湃奔腾的爱河。
科威特姑娘——
一阵传情眉目掀起的狂飚。
愿真主保佑你，
避开我那眼影与香水的雨淋。
科威特姑娘爱你爱得发狂。
你对我的感情可知端详？！

震怒时，我象火柴突然爆发，
欢乐时，我象丝绸一样温柔。

四

啊，朋友！
科威特姑娘天生爱沉寂。
何时你才能打开她的心扉？！
你躺在哈纳树下^①，
偷偷把我的熏香嗅闻。
在你的胸膛里，
播下我的种子。
在你的大地上，
孕育着我的根。

五

啊，朋友！
科威特姑娘，

① 哈纳：阿拉伯妇女喜欢的一种香草，有人译作指甲花。每当结婚时，新娘要沐浴更衣，熏香并用哈纳在双手双足上画上各种图案，以求吉祥如意，这一夜叫哈纳之夜。——译者

夜间散开长长的秀发
好似一架桥。
她不动我的警卫，
也不调我的兵，
更不用我的屏。
科威特姑娘，
厌恶了陶孜的尘沙^①，
期望着花荫柳下，
喷泉的叮咚，
鹧鸟的窃语。

六

科威特姑娘，
正与历史进行一场决战，
胜负未分。
你支持我吗？
啊，埃米尔呀！
科威特姑娘尊你为埃米尔，
你便以力主沉浮的能力行事，
决定了我的命运。

① 陶孜是夏季发生在阿拉伯半岛的一种含沙量特别大的沙暴。——译者

七

啊，朋友！
我是千女集于一身，
我是风鸣电闪，
我是天降甘霖，
我是叮咚的泉中旋律，
我是旷野荒漠的精灵。
我是一株挺拔的枣椰树，
我是攸攸白云的泪珠，
我是茫茫戈壁的忧愁。

八

啊，朋友！
从你的头巾下发出了日光，
我至死也要追随你。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你能成为我的耳环，
我的手镯臂剑。

九

啊，朋友！
从千百万人中，
我选中了你。
祝贺我吧！
祝贺我择人的眼力。

1985 年



妇女杂咏

—

啊！先生：
我是石油妇，
像一把匕首，
从沙底脱颖而出。
敢与六爻邪术抗衡，
不信占星算卜的书。
敢与人妖魑魅挑战，
不惧麦马立克^①的恐怖。

① 麦马立克人本来是奴隶。10世纪时，发忒麦王朝（绿衣大食）将他们引入埃及，训练他们为王朝服务。他们能征惯战，建立了麦马立克王朝，在埃及延续了250年之久。——译者

我是法蒂玛^①，
象母狼一样，
在深夜嚎叫，
七眠子^②驾车前来把我逮捕。

啊！先生：
我是女狂人，
我的疯性无法描述。
从虚幻的窗口把你热恋。
请不要把我的幻想打乱。

—

啊，先生！
你对我的命运做了些什么？
我只属于你啊！
你是我伟大的民族。

① 法蒂玛是阿拉伯女子喜爱的名字。在以法蒂玛命名的女性中不乏英雄豪杰、诗人作家。法蒂玛家族曾在公元10世纪盛极一时，建立了统治亚、非、欧的法蒂玛王朝，历时260年，是为我国史称之绿衣大食。——译者

② 七眠子为宗教术语。相传是为躲避罗马皇帝狄西阿迫害基督教之难，逃进山洞睡了二百年的七个人。

安拉呀！

你的教导是我羁旅中
读过的最美好的书。
每一页上都有你的形象。
明镜中，我看不到自己，
却看见了你的面庞。
幽静处我听的录音带，
表现了你的品格。

我不再有空间，
你已将一切地方占领。
我不再有时间，
你已将一切时间没收。
你是我的屋顶，
你是我的封面，
你是我的后盾。
我不再有家园，
你已成为我的国度。
啊，
正一寸一寸占领我的人呀，
你废除了我所有的地址。
如果他们再呼唤我的名字，
其用意是呼唤你。

三

先生啊，我的先生！
你统治我
不用法律，
不用清规，
你把我看作是一捧清水。
我无法再训教的孩子啊！
我把夏天奉献给你，
你留给我风暴。
我生的孩子啊！
你多么漂亮！！

四

啊，先生！
欢迎你到这座城市来。
我将秀发藏起，
留给我的爱人。
啊，正主使我的人呀，
没有定约，
没有证人。

啊，正占据着我的人啊！

没有警告，
没有战马，
没有兵卒，
啊，象雷一样落在我头上。
在你之前我有土地和边界，
为了爱情我失去了土地，
边界也就消失无影。

五

啊，
先生！
请从我的神经系统中出去，
请从我的书页中出去，
请从我的墨水中出去，
请从我的诗行中出去，
请从我手上的血管中出去。

啊，
先生！
请从我的床铺中出去，
请从清晨沐浴的细雨中出去，
请从我的发卡和发梳中出去，
请从我阿拉伯的眼影中出去。

不合情理
全年你都逗留在我唇边；
不合情理，
你杀了我，反诬我杀人。

啊，
先生！
拿开你的宝剑，
它吓得我魂飞魄散。
这不是爱情，
它只是……
——最简单地说——
野蛮的侵犯。

六

先生啊，我的先生！
为我披火衣的人，
这火衣正将我燃烧。
你能从我胸前移开你的双手吗？
安拉会善待于你。
你能解放我吗？
除了你以外，

我不辨颜色；
除了你以外，
我不辨音声。

除了你，
我不知有太阳
不知有大海，
不知有星辰，
不知有黑夜。

啊，先生！
我本是海洋中的一颗明珠，
是爱情将我抛到你的手中。
如今，
我只是女人的碎屑。

啊，先生！
如果你企图控制我，
你就只能看到女人的碎屑……
你就只能看到女人的碎屑……
你就只能看到女人的碎屑！

1984年

海湾娇娘日记摘抄

—

我是海湾女娇娘。
赤道从我双唇间通过；
在我长袍的缝线间，
飘着船长的风帆。
翱翔的海鹤，
夏季陨落的星辰，
来自真主的乐园。

—

我是长青的滨枣树，
火与铜的果，
梦与寐的花。

我是贝杜因^①姑娘，
来自中国海，
到你的学校学爱，
请你教我学乖。

三

我是海湾女娇娘，
逃出了天方夜谭，
脱离了部落门规，
背叛了死神的权威。
娇娘与你一起，
敢向历史运动挑战，
敢与地心吸力抗衡。

我是道地的阿拉伯枣椰树，
是反对半途而废的女人，
请君祝贺我的桀敖不驯。

四

我是海湾女娇娘，

① 贝杜因指逐水草而生的游牧人。——译者

半是美女，
半是鱼。
我是笛，
我是琴，
我是苦咖啡。
我是一匹逃出的马驹，
用它的小蹄谱写自由的诗句。
我是一把海兰色的匕首，
用它同迷信的围障抗拒。

五

我是海湾女娇娘，
用指甲进行厮杀。
只为众人求甘霖，
争面包全为大家。
若得人人都相爱，
娇娘那怕海中盐。
海女敢把巨浪翻。
不惧满口沙鱼齿，
密探眼的拙劣汉。

六

我是海湾女娇娘，
掩埋在时间之瓮中。
我是萨莱米叶，^①
我是萨利希叶，^②
我是舒威赫，^③
我是亚丁。^④
我，
如若一旦你需要，
便是你的故乡。

七

我是吉卜赛女郎，
将你带在脚铃上。
铜制耳环长又长，
带你远行到边疆。
不知忧郁和沮丧。
你燃化皑皑白雪，
点着了记忆芬芳，

① ② ③科威特地名——译者

④ 也门地名。——译者

点燃了我的回想。

八

我是一首诗，
你用女性墨水书写的诗。
我是你的飞燕，
我是你的岛屿，
我是你的教堂。
请听我期望的铃声，
任何时候，
你都可扣响我的门环，
把你的忧伤挂在我的眉睫上。

1983年



祈 求

—

我求你，
不要站在
我和我的书籍之间，
我和我的眼光之间，
我的眼影和眉睫之间，
我的口腔和声音之间。
这是无法忍受的欺侮。

二

我求你，
不要站在
我的镜子与面颊之间，
我的身驱与影子之间，
我的手指与纸张之间，
我的双唇与咖啡杯之间，
我的睡衣与床单之间。

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殖民主义。

三

我求你，
不要在
我的情感
和我对部落的历史责任之间，
把我碾碎。
不要在
我爸爸的十诫
与你的十诫之间，
把我碾碎，
不要在
我妈妈那带蜜的热吻
和你对我疯狂的亲吻中间，
把我碾碎。

四

我求你，
从我记忆的宾馆中
将你的提包拿开。
从我的轿车中

将你遗忘的报章与政治书籍取走。
取走你为取悦我的童年
购买的薄荷糖袋。

五

我求你，
不要干预我的时间表，
不要管我日月的安排。
我已送你星期六和星期天，
又送你星期二和星期三。
我给了你夏季，
又送给你冬天。
我把已形成的时间给了你，
正在形成的光阴也送到你身边。

啊，白马王子，
骑着骏马在我的血管里驰骋，
你的双手抓住了我的生命锁，
你在我双唇上印上红印章。

我求你，
千百次地求你，
给我呼喊的自由！

苍天落雨时，
不要将我和云隔开。

1982年



致中世纪后的文明进步

假如

假如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你为何象法老一样对待我？
又为何象征征服者似地，
硬将你的条件强加于我？！

假如

假如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你为何象地主一样，
将我当作田地开垦耕耘？！

假如，

假如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你为何将我看作破椅旧凳？
又为何将我当成前人的古董？！

假如，

假如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你就不会对我欺凌，
更不会对我进行压迫。
也不会象个独裁者，
对我刀挥剑舞。

三

啊，
我的先生。
假如你认为女性，
是额头上的赘疣，
你又能将什么留给化石人？

啊，
你这垄断智慧的人。
你这侵犯星空主权的
自私自利的月亮。

啊，
我的胜利使你口滞语迟。
你不愿看到
千百赞赏者将我团团围起。

啊，你怕我超越你，
你怕我放射光芒。
你怕茉莉的芬芳。
难道
人类会怕茉莉香?!

四

这也是知识分子？
竟然对活埋妇女乐道津津！
这是什么文化？
又是什么知识分子?!

这也是知识分子？
竟在年华的地窖中将爱人存封？
难道说
他作文论道时先进，
而在妇女观上却很反动？
既使妇女对他回眸一笑，
他也会惧怕世界之主的罚德。

啊！
主张宽容正义，
呼吁解脱情欲的人啊！

我相信你是反抗者的主人。
不是我最初想象中的你——
一个无知的人，
一个死顽固。
我想过你的翻版，
但我发现，
你象他人一样，
同是普通版本!!

1986 年



怕海的男人

—
取消了与你同行之约，
大海使你晕眩，
爱情使你头疼。
你细嫩的皮肤，
好似天鹅绒，
怎经得住海盐浸噬，
利齿沙鱼的凶猛！

撕碎船票，
放弃旅行。
我决定让你休息。
从气候变换，
船航气味
和路途颠泊中得到恢复。
因为，
我的热吻使你患上过敏症。
睡在甲板上，

玷污了浆洗过的长衫，
弄脏了理顺的秀发——
那可是城中最优秀的理发师
为你修整。

二

啊，
留在陆上吧，
我的小东西。
你的记忆如同化石人的头脑，
没有发展，
难与现代生活并驾齐驱。
你还是留在森林王国做顺民。
在那里：
逛来遛去，禁止！
更名换姓，制止！
数典忘祖，不许！
老老实实在原地，
象钟楼上的挂钟，
或似拙劣的政治标语，
或象国家的公共汽车停车场，
强制！

八点：
喝咖啡。
八点二十：
看日报。
九点：
吃早饭。
你埋首卷宗
书信中。
古巴雪茄竖在嘴角，
好似一棵埃及华标。

六

啊，
被时光绞死的男人。
你埋首在数字与文件中，
你站在安全的码头上。
而我将：
乘大海远航，
驾诗歌周游，
与雷闪齐飞。
畅游大千世界，
不知冬去春回。

1983年

世界和你

请拿过地图，
随意叠折。
你是五洲，
你是四海。
而我，
是你。

地方志从你的名字伊始，
海洋之色从你双眼提取。
昼夜随你的折缝产生，
伴随着你声音的旋律。
从你双手的血管中，
我降生在这尘世。

你的爱在追逐我，
如同鲨鱼不知饱饥。
水上追，
水下截。
选择我女性的弱点，

无情地对我打击。
抽我双颊，
击我前胸，
捶我背脊，
拶我十指。
直至用我的鲜血，
染红大海汪洋。



协 议

—

来！

我与你签订和平协议。
回想我被你控制的时日，
你的话语总是金科玉律。
我的嘴被你的双唇紧紧封死。
按照协议，
你要回味你在我皮下
散发的气息。

二

写吧，
写出你要写的内容，
写出各种条件的建议。
我将在白纸上为你签署，
任何使你愉快的协议。
我带着它离开你备忘录中的数字，

离开你办公室的家俱。
你带着它从我生活的旋律中出去，
从我眼帘下消失。

三

来！

我们试一试——

哪怕只有一日，

这可望不可及的游戏：

我打电话找一个

对我毫无意义的男子，

你拨通号码给一个

对你毫无意义的女士。

请允许我：

不为你远行而苦闷心烦，

不因你回归而飞腾欢喜。

请允许我：

不因你呻吟床褥而忧虑，

不因你悲伤而做你悲哀的伴侣。

我与你签的和平协议，

使我不再为你忧虑。

四

写吧！

你用你的双手
写出处死你的文件，
我用我的双手
书写处死我的证书。

来！

我们试试这愚蠢的游戏：
我向世界宣布，
我不爱你。

来！

我们试试怎样自戕，
那怕仅是为了演戏。



咖啡

—

猝然，
我来到你面前，
你在喝黑咖啡。
从我两条眸河中，
你读到了早晨的新闻。
我要寻找咖啡馆，
让你请我喝几杯。
我去购买清晨报纸，
请你给我读新闻。

二

猝然，
我来到你面前，
藏在手袋中的镜子里。
我准备离开宾馆，

然而我却忘记了：
约会的时间，
约会的对象，
约会的地点。
我决定留下来，
把你陪伴。

三

猝然，
我来到你面前，
你正在多毛的麦穗上偷摘麦粒，
将它藏在你的书包里。
我禁止你继续顽皮，
你不听，
我打你的手，
不让你偷麦粒。
你不听。
我想送你回学校，
你不去。
你留下来，
在我的诗林中睡眠休息。

永久居留

我送你
城门钥匙，
任命你
总督城市。
我驱散了
所有参事，
褪下了腕上惧怕的手镯，
部落的恐惧。

我穿上了用殷切之线缝制的衣服，
用你双眸之光描画我的眼影。
头上插了一朵桔花，
那是你的赠送。
我在椅子上等待，
申请居留签证，
永远留在你胸中之城。

在我的想象中，
你的芳香迷漫。

象锐利的精钢宝剑
穿透墙壁和帷幔，
穿过了我的心胸。
你使日月轮翻，
使我反侧辗转。
你走了，
却让我在玻璃上赤脚蹒跚。



智慧狂

他们在谈论各个时代：
罗马，
雅典，
佛罗伦萨，
还有科尔多瓦。
夜里，
阿拉伯的眼泪，
从它的固百宫顶上落下。

他们在讲述七大奇迹，
唯独忘记了，
你是我的奇迹。
他们讲述麦蒙的黄金时代，
唯独忘记了
只有你的时代才是黄金时代，
只有在你的桎梏中，
才能找到我的自由。

二

他们在谈论古书中的：
伟大统帅，
著名情侣，
画师，
音乐家，
诗仙歌圣，
伟大的发现者、发明家，
唯独没人谈到你。
我自己的女性美，
你比我自己发现得还早。
你先创造了我，
然后才创造诗与火。
唯独你的功绩没人知道。
啊，
你将我变成太阳和金锭，
只需几秒。

三

他们侃侃谈论
热恋的狂人，

爱情的痴汉。
他们纷纷议论
一群小丑
将自己吊在爱人的发辮上殉情。
他们钻进悲哀忧伤的丛林，
一去未回头。
为了一个女人，
他们互相残杀决斗，
直至同归于尽。
他们在爱的花园里
转寻千百万次，
直到全部被焚烧。
我读过许多痴情的故事：
盖斯·本·穆牢赫^①
霍姆斯的迪克·坚^②

① 盖斯·本·穆牢赫(?—684或687)阿拉伯诗人，生于伍麦叶时代，有一段动人的恋爱故事，所以人送绰号：莱依拉的痴情汉。——译者。

② 迪克·坚(778—850)阿拉伯诗人，在霍姆斯出生与逝世。他的原名是阿卜杜·萨拉姆·本·莱厄班。——译者

文森特·凡·高^①

但是我，
不知道有比你更理智的狂人，
也不知有比你更狂癫的智者。

四

我读过许多帝王
推位让国，
只为保持爱情宝座的故事。
啊，
教我同情怜悯的人呀！
你教会我怜悯，

① 凡·高(Gogh, Vincent Van, 1853. 3. 30—1890. 7. 29), 19世纪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他出生于牧师之家, 当过店员、传教士。后因其同情与支持贫困矿工而被解除职务。当时, 他生活贫穷, 信念具灰。他绝望了。在困苦中, 他认识到自己的绘画才能, 便投身于艺术创作。他的艺术创作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1873—1885)是学习、失败与改变方向、寻找自我表现方法的时期; 第二阶段(1886—1890)是独树一帜、作出贡献, 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他一生中创作油画 800 幅、素描 700 幅, 生前只卖过一幅。1890年由于精神绝望而自杀。当时, 他并不知名, 只是到了 20 世纪初叶才声名蜚然。——译者

把我送进忧郁大学颠倒神魂。
你却永远不礼让你的宝座。

五

我读遍了所有的爱情辞典，
所有的爱情书信，
我读过：
《鸽环集》
《诗歌篇》
还有歌集《苏莱曼》。
我读过：
奥菲德，^①
也读过《伊丽莎》
但是，到现在，
我还不知道，
有哪一个故事包含着我们的希望，
有哪一首诗可容纳我们大家，
有哪一种语言
能将我们二人内心的感情表达。
啊！亲爱的，
我走遍了所有的书店，

① 奥菲德(公元前 43—公元 18)，拉丁诗人。——译者

读遍所有的书画，
我都没找到
一个你能对我说的词，
或一句我能对你说的话。
啊，
你丢下我，
一个被不可理解的语言伤害的女人。
我求你，
放开我的文化。



五点品茗

—

五点与你品茗，
已成我命中注定，
它随我到天涯海角：
马来西亚，不列颠，
加勒比群岛，美利坚。
在地上，
在空中，
在世界大千，
在我假设的笔记本上的世界里，
那是我独自一人时的遐想。

二

我没有不列颠妇女的项链，
我从外表到神经中枢
都是道地的海湾娇女仙。
我爱你，爱到神经中枢。

但是，
五点品茗，
已变成我与你的遗产，
第二习惯。
我跟你学到千百种习惯。
它使我非常幸福，
又使我愁怅无限。
它使我
好似嗷嗷待哺的婴孩。

三

五点品茗，
好似体钟按时扣响
我的前胸，
成了我坚持的日常崇拜，
只有你被我天天礼拜，
只有你的心胸，别无庙宇。

四

五点之茶，
是药，
饮之可治病。

是药，
饮鸩止渴，
为死。

五

五点之茶成了：
我的恩惠……我的诅咒……
我的微笑……我的热泪……
我的绿洲……我的迫窘……
它成了被我鲜血染红的十字架，
又是抽打我后背的皮鞭。
每当我坐在仅容二人的茶桌前，
要茶总是要两杯。
一杯给我自己，
一杯留给不知何时才来的男子。

1983年

致纳赛尔

—

他，
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
他，
天马行空，
燃起天边的一片彩霞。
他，
一只神鹰，
用坚强的翅膀，
将我们带到安全的彼岸。
他，
象无与伦比的航程，
 伟大壮阔，
他，
像宣礼塔的灯光，
 璀璨辉煌。
他，
象预言一样，

日日新又新。
他的语调，
象祭司一样威严深沉。
他双眼中永远闪光，
如同火与光焰在交相辉映。

二

他，
光芒四射的太阳
普照人寰。
他，
花岗石的崇山峻岭
坚固顽强。
他，
使我们不再卑躬屈膝。
假如一旦我们忘记了
自己的名字，
我们都会以他的名字
呼唤自己。
假如有一天我们失去了
自己的父亲，
我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尊他为父亲。
是他

将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

是他

使我们摆脱恐怖，

是他，

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

人的自尊。

三

在我们的历史上，

他最完美。

在我们的沙漠里，

他是枣椰树高大崔巍。

他，

曾是我辈眉宇间的神英。

他，

曾是我们吟咏的诗魂。

他带着我们遨游苍穹，

笑傲那些虚构的鹿砦，

嘲讽那些杜撰的王国，

奚落那些补丁摺补丁、瘦小可笑的衣衫，

嘲笑那些五颜六色的族幡。

四

我们的影像中有他，
他的影像中有我们。
他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到历史，
我们从他的双眸中展望美好的未来。
我们受到他高扬前额的启示，
高高地抬起我们的头颅。
我们吸收他铁拳的能量
使我们浑身充满力量。
我们的子女，
喝着革命的乳汁
茁壮成长。
他，
就是我们内心世界凝聚的力量。
他，
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蓝光。
他，
就是暴风骤雨，惊涛骇浪。

五

他，
我们梦寐以求的指路人，

在他的大衣下蕴藏着风雨。
当他吹起长笛，
参天大树也随其旋律而婆娑。
他的额头标志着麦穗。
他的声音如宣礼一样动听。
有了他，麦穗增产，
有了他，部落团结，
有了他，骑士无畏，
有了他，王权又回到阿德南人^①的故乡。

六

他，
指示我们航程的北斗。
他，
我们文化遗产中绿色瑰宝。
他，
我们想象中的耶稣。
他为我们施洗礼，
他将我们统一。
他告诉人民：
去逮捕污吏贪官，

① 阿德南人指北方的阿拉伯人。——译者

将他们镣铐下狱。

人民饥馑时，

会砸碎铁窗。

七

啊，

远去的纳赛尔，

离别使我们伤痛。

冰霜包围时，

我们救助于你。

深夜中我们寻找你的明眸，

看到了一片幻影。

啊，

伟大的纳赛尔，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没有你就没有诗歌，

没有你就没有散文，

没有你就没有思想，

没有你就没有书籍。

没有你，

宝刀将长眠于刀鞘，

蚊蝇将变得凶猛肆虐。

八

啊，
伟大的纳赛尔，
你在流放所读祖国的新闻吗？！
一部份被侵占，
一部份被租借，
一部份被割让，
一部份被撕裂，
一部份被屈服，
一部份被封闭，
一部份被开放，
一部份相安共处，
一部份举手投诚，
一部份无门也无顶。

啊，
伟大的纳赛尔，
不要问阿拉比亚人^①，
他们精于诽谤中伤，

① 阿拉比亚人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拉伯人——译者

他们继续以爪牙进行对话。
他们用火和矛包围了他们的人民。

啊，
伟大的纳赛尔，
请原谅我，
在毁灭的时代，
我无话可讲

1986 年



海中玫瑰

—

科威特呀科威特，
你，
历史扬帆的始发港，
爱的故乡，
平安之邦，
伟大的人民，
慷慨的主人，
富饶的大地。

二

科威特呀科威特，
你的大海
你的海滩平如镜，
每天给我们千百种馈赠：
父亲的茶，
母亲的笑，

你象太阳普照大千世界。

我爱你，

你象大地将小麦无私奉献。

你与恐惧者互相鼓励增斗志，

你与革命者共同奋斗同创伤。

六

科威特呀科威特，

言论自由渊远流长。

臂弯里可爱的儿童美丽漂亮，

阿拉伯属性象枣椰树

盘根错节自古名扬。

你一直是伟大的心脏，

闪烁的星光。

请做灯塔

为迷路者指明方向。

请做疲劳者休息的床。

请象天下父母一样

将所有的子女拥抱在胸膛。

七

科威特呀科威特，

我爱你甜蜜的微笑。
那笑声如铃打动心弦。
我爱你悲伤时
那疲惫的沉默、深邃的双眼。
我爱你，
纵然外出旅行、身在异邦，
你的一河一石、一草一木，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
我爱你
那怕是站在老蒙古的刺刀前，
那怕是受到鞑靼兵围歼。^①
我爱你
即使天空阴霾密布、风雨雷电。
怎么越是危险
你越美丽超凡?!

八

科威特呀科威特，
阿拉伯世界决定扼杀语言，
也决定，

① 历史上蒙古大军曾直捣西亚半岛，因此“老蒙古”“鞑靼兵”在当地民间颇具威慑。——译者

消灭一切美丽的飞鸟和鸽子。
我们是流离失所的鸟儿，
只希望得到说话的权力。
我们是受教育的鸟儿，
忍受不了敲骨洗脑。
我们是有杀伤力的字母，
将以诗歌摧毁一切黑暗。

我多么幸福，
祖国是所有飞鸟的避难所，
诗人歌星之国。
我多么幸福，
祖国大地长满紫罗兰。
祖国是泛安拉之战遗给烈士的陵园。
我多么幸福，
祖国是美丽的自由岛，
她有随时升腾的黎明，
她有随时扬波的大海，
她有随时翻滚的巨浪。
我多么幸福，
我的祖国是受人喜爱的天地，
开放的窗口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但是，

特务时代却没收了我们的天空，
没收了我们的箱包，
没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
连月光也镣铐下狱。

1985 年



身是河边枣椰树

—

我，
科威特的女儿，
绵软细沙滩上的娇娘，
象瞪羚一样美丽漂亮。
我的双目
闪烁着夜空的繁星，
映照出枣椰树的身影。
我的先人从这里出海，
归来时，
带回了无敌的神勇。

—

我，
科威特的女儿，
和海底珍珠一起长成。
我收集了点点繁星，

积蓄了无数珠蚌。
啊，大海！
你对我
多么慷慨，多么慈祥！
然而，
石油象石击之魔似地一出现，
男男女女便一齐拜倒在它的脚前，
晨昏叩首，无限敬仰。
什么沙漠的稟性，
什么咖啡、豪爽，统统遗忘。
不知有集体杖舞，
哪还吟古老华章！
毁坏了传统、闪光、伟大的一切，
没入碌碌庸庸的琐事汪洋。

三

我，
科威特的女儿，
太阳是我闺房。
我，萨巴赫意为晨光。^①
我的先人

① 指科威特的统治家族萨巴赫家族。——译者

创造了汪洋大海、
惊涛骇浪，
也创造了风乐的铿锵。
他们英勇搏斗，直至死亡。
骏马决不放弃追求，
刀枪决不入库房。

石油，
可诅咒的石油出现在我们面前，
阴阳颠倒
不辨是非。

花园变成放荡的华床，
美好的夜晚
散发出外国女郎的浓香。
金币丢在脚下，
酒杯摆在胴体上。
啊，我的祖国呀！
就这样
卷起战旗！！
就这样
我父亲的宝刀
在墙上悬挂哭泣。
就这样，

武器有情，
也因绝望而泪流不止。

四

祖国啊，
你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难道你是巴扎市场？
难道你是空头支票？
难道你是赌博馆场？
难道你是一群鱼游荡海上？
难道你是黑手党光天化日下
 屠杀的科威特人民？
啊，怒吼吧，大地！
你不战则已，
战必呐喊。
阵痛之后，
你生下麦纳赫的英雄。①

① 麦纳赫是八十年代在科威特兴起的股票交易所。——译者

七

在梦境中，
当我看见萨拉赫丁^①
在耶路撒冷沿街乞讨面包屑，
在阿拉伯武器库门前踟躇逡巡；
当我看见萨拉赫丁
在沙漠中迷失方向，
寻问塔伊、土麦木和伍宰叶^②的住地；
当我看见萨拉赫丁
因为没有保人或身份证，
被丢在警察局的墙角下，
我便从伤痛的内心深处大喊：
啊，好一个民族的时代哟，
宝刀竟然也要出示良民证。

八

我，
科威特的女儿，

① 萨拉赫丁(1137—1193)是著名的阿拉伯将军，曾大败十字军。——译者

② 这些都是阿拉伯部落的名称——译者

每当忆及今日的阿拉伯人，
我便哭泣，
每当想到真主使者死后的古莱氏，
我便哭泣，
泪如涌泉，大哭不止。
当我看到辽阔的祖国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令人忧伤；
当我站在昨天的版图前端详，
当我伏身在今日的地图前凝思，
我便哭泣，
泪如涌泉，大哭不止。

当我在罗马或巴黎，
看到鸟儿毫无恐惧地鸣唱，
我便哭泣。
当我看到阿拉伯儿童
吸吮电台播放的仇恨乳汁，
我便哭泣。
当我看到阿拉伯军队，
向人民开火射击，
我便哭泣。
当统治者对我谈讲
群众对他的拥护，
协商与言论自由，

我便哭泣。
每当阿拉伯国家的警察
详细盘查我的护照，
我便愤然转身，
回我的原籍。

九

我，
科威特女儿，
我的心灵难道会干瘪，
好似木马？
我的心灵难道会冰冷，
如同木马？
我的身体是河边一棵枣椰树，
阿拉伯河将我喂养。
我的心扉上，
记下了阿拉伯人的
种种失误，
种种忧伤，
种种希望。

我将永存世上，
敬候指路人来到我们身旁。

在他的双目中，
鸟鸣、
月光、
雨露吉祥。

我将永存世上，
寻找怪柳，
寻求星光，
寻找幻影后面的天堂。

我将永存世上，
等候
废墟下生长的玫瑰芳香。

1984 年



苏阿德·萨巴赫诗集

——女儿颂

著 者：〔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

主 编 译：李光斌

译 者：满 泰

责任编辑：伏 琰 春 华(特邀)

封面设计：祝东平

版式设计：龙 天

出 版：中国和平出版社

印 刷：时事印刷厂

开 本：787×960 1/32

字 数：48 千

印 张：3

版次印次：199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37-296-0

I·51

(赠阅本)

سعاد الصباح مناقبك المراك

أنا شجرة السدر الدائمة الاخضرار
وفاكهة النار والنحاس
وزهرة الحلم والنعاس
أنا البدوية
التي جاءت إليك من بحار الصين
لتتعلم الحب في مدرستك
فعلمني...